

L A O

Z I
X I
Y I

老子析义.

党圣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子析义 / 党圣元著.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202-12544-1

I. ①老… II. ①党…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5466 号

书 名 老子析义
著 者 党圣元

责任编辑 王 静 陈冠英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赵 建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12544 - 1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老子是先秦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道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为后来道家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庄子时，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派别，同儒、墨鼎足而立。西汉初期，道家学说演变成为黄老之学，高居各派学说之上，成为统治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虽然再也没有获得过和儒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道家思想的发展从来也没有停止，而是越来越发展、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体系，与儒学思想体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长期共存、并行发展，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道家思想体系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

重要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历来说法不一，分歧很大。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头的第一句话：“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语气较为肯定，其余凡是涉及老子事迹之处，态度都十分模糊，在叙述之前，都是以“或曰”“云”“或言”表示转引的语气。可见，至少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有关老子其人已经只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传说而已，具体生平事迹已无从考证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有关老子最全面的文献史料，但其对老子含糊其词、扑朔迷离的记载，还是只能引起后世长期的猜测和争论，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概括而言，当今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以高亨、吕振羽为代表，认为老子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征藏史，掌管图书，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老子》为老聃所作，但其中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这种看法的依据主要还是司马迁《史记》中“周守藏室之史也”之言，以及“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另外，《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均有老子或老聃的称呼，这是老子姓李名聃的重要依据；《孔子世家》和《吕氏春秋·当染篇》有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可以与《史

记》相互印证。

第二种是以唐兰和郭沫若为代表，认为老子其人、其书应该分开来看。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老子在孔子之前，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而《老子》的成书当在战国中期，书的内容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这种意见关于老子其人的认定与前一种基本一致，依据也大致相同。对《老子》成书的看法颇有新意，郭沫若甚至认为，《老子》上、下篇乃老聃之再传或三传弟子环渊所录老子遗训。

第三种是以冯友兰、范文澜、侯外庐、杨荣国为代表，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老子》也成书于战国时代。冯友兰认为，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老子》是战国时期作品，不会早于《论语》。范文澜说《道德经》五千言是战国时李耳所著。侯外庐认为，老子思想是孔墨显学的批判发展，其书出于战国之世。杨荣国则认为《老子》书成于战国时代庄子之学大兴之后。

第四种是以顾颉刚、刘节为代表，认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间。顾颉刚认为，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的存在，而在《淮南子》中老子独尊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刘节则认为，今本《老子》所讨论的中心思想是在孟子和庄子之间，而五千言则在西汉文景期间才出现。

相比较而言，较为认可的结论是，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史官，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老子后来弃官而隐，不知所终。先秦典籍很少个人著述而成，大多是由学派后学整理、记录、加工、补充而成，《老子》成书过程如果不是极其特殊，也不会另有别的途径。因此，老子其人、其书不是同一个时代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先秦典籍中诸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墨子》佚文，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内容大体相同的老子学说，与《老子》本文内容完全符合。并且，与《论语》相比，《老子》的思想体系显然更为完整，风格也更加统一，说《老子》成书于略晚于《论语》的战国初期，理由也更为充分。

今本《老子》全书五千余言，故又称《老子五千文》。西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将《老子》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称上篇三十七章为《道经》，下篇四十四章为《德经》，《老子》又被称为《道德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写本，都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这与韩非子《解老》《喻老》中先解《德经》后喻《道经》相吻合。这种《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排列顺序可能更接近《老子》一书的原貌。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

不避“邦”字讳，其抄写年代当早于高祖在位时期，可能是秦汉之际。乙本字体是隶书，独避“邦”字讳，而仍用“盈”“恒”二字，其抄写年代可能是高祖时期。两种汉写本帛书《老子》，版本古老，文献价值极其珍贵。帛书本《老子》不分章，文字与今本稍有出入，个别文字与今本差异较大，尤其是虚词的不同达三百多处。个别地方还有伪字、脱文、衍误和错简等现象，语言也不及今本精炼和流畅，故今本《老子》有明显加工和润色的痕迹。1993年，在湖北省郭店墓出土了一种年代比帛书本更早的竹简《老子》，年代约为战国中期。竹简《老子》共2046字，约为今本《老子》的五分之二。整理者认为，这是因为墓葬数次被盗，使竹简有所缺失，所以只是一个残本。但它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版本，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某些字句的不同对于理解老子思想十分重要。

历史上有关《老子》的注释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元代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序说《老子》“注者三千余家”，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补编共影印各种注本356种，《八史经籍志》共著录230部。1927年，王重民著《老子考》，各种《老子》注本存目450余种。其中，在学术史上影响较大、较通行的《老子》版本是东汉时期成书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三国时期王弼的《道德真经注》以及唐初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河

上公本以清静无为、修身养神的观点阐释《老子》，为广大普通百姓所喜爱，尤为道教信徒们所重视，流传甚广。王弼本重点在于辨析名理，阐发“有”“无”之内涵，为历代文人学者和士大夫阶层所普遍接受。傅奕本根据项羽妾本（北齐时自项羽妾墓中出土的《老子》书，简称“项羽妾本”）、安丘望本、河上丈人本校定，保持了一些早期版本的原貌。今天研究老子的学者大多以王弼《道德真经注》为依据，再以简帛本作为参照。

《老子》全书构建起来的是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道”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哲学概念，其使用范围极其广泛。“道”的本义是“路”，《说文解字》释“道”云：“一达谓之道”，“道”即是一条通达的大路。《周易》履卦九二爻云：“履道坦坦”，“道”是平坦的大路。后来，由道的本义引申出了很多相关含义，如《庄子·缮性》云：“道，理也”，《管子·君臣》云：“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指某种学说或主张；《礼记·大学》云：“道，国之政事”，“道”指治理国家的方略；《周礼·训方氏》云：“道，犹言也”，《荀子·劝学》云：“道，言说也”，“道”指言说或讲述；《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指引导或疏导；《论语·宪问》云：“君子

道者三，我无能也”，“道”指实践或实行。春秋后期，“道”的内涵开始涉及事物的运动规律和法则，不少思想家、哲学家将“道”的本义进一步引申为体现天体运行规律的“天道”和体现人事运行法则的“人道”。老子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将“道”的哲学内涵进一步总结和升华，进而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全面、深刻哲学内涵的重要哲学范畴。

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所衍生。“道”的特征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由此可见，老子认为，“道”是一种先天地而存在、深邃幽远、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神秘力量。“道”的本质是“无”，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通过这一“道”的概念，完整、清晰地阐释了自己的宇宙论思想，再由此延伸到其政治论和人生论。政治论和人生论的阐释同样也是从“道”的概念出发，“天道”和“人道”，社会和自然，宇宙论、政治论和人生论通过“道”有机统一于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老子哲学体系的精髓在于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事物的运动变化，矛盾的普遍存在、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思

想都在老子哲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事物运动变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所讲之“道”具有的各种功能，他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道”作用的结果，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等等，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形式都予以了揭示。老子还揭示出运动着的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的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老子》全书用了几十个概念来说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及其对立关系，如有无、多少、大小、长短、轻重、高下、左右、前后、正反、静躁、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生死、胜败、损益、得失、难易、美丑、善恶、攻守、进退、同异、虚实、厚薄、华实、盈竭、存亡、明昧、阴阳、亲疏、利害、奇正、盈冲、治乱、古今、清浊、枉直、主宾、彼此、慈勇、俭广、始终、德怨、贵贱、尊卑、牝牡、开阖、黑白、兴废等等，对这些概念的高度关注表现出老子对事物矛盾关系的深刻洞察。

更为重要的是，老子对这些对立概念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规律还进行了具体形象的分析，最后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的提炼与升华。如二章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

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二十章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四章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七章云：“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二十九章云：“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三十章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六十三章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通过大量的分析说明，老子最后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以说这一句极具哲学内涵的表述是老子对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高度概括。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能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达到如此认识的高度，确实难能可贵。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第一次总结和概括出自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矛盾对立现象，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

“德”是老子哲学体系中与“道”相对应的又一个重要概念。高亨先生对“德”的定义是：“德者万类之本性也”。他在《老子正诂》一书中说：“万类殊体，各有本性。体具而性存，性见而体章。性乃自然，人为者不入性之域。性乃固有，后天者不归性之范，故曰本性。万类之本性，老庄胥名之曰德。”根据高亨先生的理解，在《老子》书中，“德”有两种含义。第一，“德”即“道”之本性，或者可以说“德者道之用”。《老子》五十一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宇宙是万物的母体，生养万物，然道、德也实为一体，不可断分。所谓“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意思是不能区分何者为道，何者为德。第二，“德”即人之本性。《老子》全书无一“性”字，其所谓“德”即性也。二十八章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五十五章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朞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以婴儿为常德不离，以赤子为含德之厚，“德”即指性，且以人性为至善。“道”是老子思想的基

础，“德”是老子思想的主体，道、德之关系构成老子哲学的整体框架。

老子哲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整、自成体系的哲学系统，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先秦开始的许多思想家及哲学流派都从老子哲学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启发，老子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战国时代的思想空前活跃，各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尽管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似乎都可以看到老子思想影响的痕迹，有的甚至是在老子道论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推衍，其中，以庄子及其学派最为突出。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对道体的阐释比老子更为形象具体。《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认为，道虽然看不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其作用是完全可以被人感知的；道具有先在性和永存性；道超越时空，为天地万物之源。这显然是对老子道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将老子的宇宙论和人生论进一步扩展到人内在的主体生命领域，将无法复述的人内在的直觉经验和道体联结在一起，强调体道的境界，强调道体与人心灵的合一。在《庄子》书中，有许多处描述

展示了这一无与伦比的生命境界，如《大宗师》云：“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彼方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齐物论》云：“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逍遥游》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对老子思想创造性的继承和整体上的超越，使得老庄哲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其作用和影响也更为深远，当然其中由“老学”“君王南面之术”向“庄学”人生之转换的思想变异情况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

除庄子之外，先秦其他各家学说受老子的思想影响也极其明显。如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自然观，否定“天”的超自然神秘性，主张把“天”当作客观存在去把握和利用，某种程度上也有受老子思想影响的痕迹。法家韩非作《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表明其对老子思想的推崇和重视。名、法相通，名家和老子思想的关系则更为明显，正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兵家许多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老子，如老子所谓因任自然、守约、以静制动等都被兵家当作重要的用兵之

法，甚至有些人则干脆把《老子》也当作是一部兵书。

从汉初开始一直到封建时代结束，老子思想或隐或显，一直发挥着影响。黄老之学的黄老之言，实际上就是后人假托黄帝之口从老子思想中引申出来的道家言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又云：“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黄老之学，即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兼采众家之言，将老子道论具体运用到政治层面的产物。如果说“虚”“因”“静”三个方面可以代表黄老思想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三个方面无一不能在老子学说中找到依据。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也是以老庄思想为主干，前期主要是发挥老子思想，中后期主要是崇尚庄学。隋唐时代，儒、道、释并重，宋明理学则将儒、道、释三家合为一体，道家思想成为理学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道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历代对《老子》的注释逐渐增多，《老子》章句之学在中国学术史上颇受重视，成为学人们一显身手之场所，今人有云“十个大师搞不定一个《老子》”，虽为戏言，倒也逼真。同时历代失意文人也总是能在老子的思想里找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家园，从而将这种影响再扩展到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审美的领域。

老子的美学思想与其“道”论学说和“无为”思想直接联系，在审美意识上采取反功利主义的态度，崇尚自

然之美。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这些愉悦耳目的属于感官享受的浅层次的美一概予以否定。在老子看来，凡是那种“服文采，带利剑”之美，都和一切“有为”的东西一样，是浅层次的，必然给人的本性带来损害。而真正的美并不在于声色、富贵等外在的表现，自然之美是美的本质。如十九章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四十一章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综观《老子》全书，几乎所有关乎美的论述，诸如顺物自然、返璞归真等等，都是在于宣扬以“道”为核心的自然之美。老子的这些见解，触及审美境界的许多重要问题，揭示出审美活动中一种超越对艺术一般感知的审美体验，首开中国古典美学追求自然、真美、意在言外、全声之美等理论的先河，成为与儒家并行发展的重要美学流派。老子的“体道”“自然”美学思想，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生态批评，乃至整个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

老子以“道”作为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哲学谈美学，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美学命题。如“美”与“丑”。《老子》二章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一段著

名的论述，指出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与丑的对立统一中显示自身的，美与丑同其他所有对立的事物一样，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这不仅表明了老子对美、丑关系的深刻认识，更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极其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又如“虚”与“实”，老子认为作为万物本体的“道”，是虚与实的有机统一，自然界天地万物也是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如五章云：“天地之间，其犹橐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虚实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重要美学原则。再如“言”与“意”。《老子》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对于万物本原和宇宙本体的“道”，人是无法用清晰的语言去表述的，因而提出用“静观”“玄览”的方法去把握，这种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言意观，把人们的审美领域引向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境界，求解言外的审美趣味由此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老子关于形神关系的阐释也成为后来美学思想重要的原范畴理论。形神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美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而最早从哲学上对形神关系加以探讨的即是老子，他认为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角度而言，形和神的关系直接体现为“物”和“道”的关系。在《淮南子》里老